

A photograph of terraced fields in a valley, with a blue sky and white clouds in the background. The terraces are golden-brown, suggesting they are dry or harvested. The fields are carved into the hillside, creating a series of steps.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are some bare trees and a small stream or path winding through the terraces.

徐 万 族 人

徐茂斌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徐 万 族 人

徐
万
族
人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万族人 / 徐茂斌著. -- 太原 :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203-09687-0

I. ①徐… II. ①徐… III. ①家族—历史—五寨县
IV. ①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3861号

徐万族人

著 者: 徐茂斌

责任编辑: 崔人杰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4922127 (传真)

天猫官网: <http://sxrmcbs.tmall.com> 电话: 0351-4922159

E-mail: sxskecb@163.com 发行部

sxske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e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厂: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200千字

印 数: 1-2000册

版 次: 2016年8月 第1版

印 次: 2016年8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9687-0

定 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序：草根儿说草根儿



《黄河杂志》主编 黄风

几个月前吧，周末与朋友们小聚，一个朋友突然对我说，你的头发咋白成这了？满脸惑惑的，似乎我还远不到白的时候，头发该如丹麦草，薅一把嫩汁儿嫩汁儿的。朋友无疑是关心我，但我并不在意，说也该白了吧？都四舍五入的人了，还能颜丹鬓绿？因为像这样的话，我已听过不止一次。

可也作怪，席间去洗手间，从不在意镜子的我，那天在意起来，对着镜子泡了半晌。明明知道自己早生华发，却好像第一次发现，感叹岁月不饶人，腿肚子一转筋儿，半生就溜走了。回到家中，一把毛草便在心中生出，婆婆妈妈的，竟想了许多的人和事。有的越想越近，有的却越想越远，像卡西尼飞离地球。

在我越想越近的人事当中，有一个便是茂斌兄。与茂斌兄的交往弹性很大，说长也长说短也短，长在二十多前就认识了，但是认识后再无联系。短在五六年前，经朋友杨遥通串，两个人才又重叙旧情。起因是他文缘未了，墨根儿没断，谈起文来非常痴情。若问他对坝坝的圪梁梁上站着个谁，绝对回答你，

那是他要命的二小妹妹。后来我们携手合作，完成了长篇纪实《黄河岸边的歌王》，茂斌兄跑前跑后没少付出心血。

《黄河岸边的歌王》加深了我们友谊，聆听着十几位老人的歌声，一条大河流淌在彼此之间，同时也让我更加了解了他，像坛窖藏了多年的土酒，舌根儿免不了涩辣，但是越品越耐味儿。他生于晋西北五寨，满口五寨人的腔调，一副五寨人壮实的腰板儿。五寨紧邻保德和河曲，虽比这两个县土地肥沃一些，但也一样饱受“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苍凉。愈苍凉愈追求人丁兴旺，兴旺的人丁是农民最起码的资本，否则在那片土地上难以生存。于是他的父母很勤劳，在一席老土炕上刀耕火种，收获了他兄弟姊妹十个，差两个就够一个班了。尽管日子很苦焦，背负苍天，面朝黄土，养活他们实在费力，但两个老人家先天顽强的基因，再加上劳燕一般的哺育，使他们倍儿棒地成长起来。每当逢年过节，带他们走亲戚的时候，就像背了一口袋西瓜，倒出来个个虎头虎脑。用手叭叭一拍，准能赢得赞许，好品种好品种，徐家后继有人。

但品种再好也是草根儿出生，像胎记一样烙下了，不管日后如何蹦跹，也只能叫“农二代”。如果其他“二代”算哈喇子，“农二代”就是清鼻涕。虽说都是“七窍”流出的，但也是有区别的，“农二代”绝不敢说“我爸是李刚”。清鼻涕出生的人，一般都有非清鼻涕的梦想，梦想摆脱让他饱尝苦头的土地，成不了一棵红豆杉，也要成为一棵呼啦啦的白杨树。于是他奔啊奔的，像匹小儿马，一口气从小学奔到大学，又一溜烟儿从小山村奔到城里，年过知命后，还戴上一顶半新不旧的官帽。在中国的传统语境和现实下，做官是吃皇粮人的宿命，一

旦皇粮沾嘴就身不由己，官场和社会左右着你。哪怕是郎前白发的一个小吏，在世俗眼里也有份儿，否则皇粮你就白吃了，拿白眼球吊你。瞧瞧人家蟒袍玉带，你咋连件马褂也没混上？

茂斌兄显然没有白吃，但他吃得敬畏，没忘记头上三尺有天呢，知道皇粮中有几粒米几颗砂子。无论这个世界多么灯红酒绿，也不管文学处境怎么糟糕，文学骨子里仍是高贵的神圣的，它所珍存和唤醒的是人与社会的良知，一个对文学真爱而又到老不变的人，一定是个人性尚存净土的人。茂斌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不能说他身上没有官气，成天出入“庙堂之高”，肯定要受香火熏陶，他没有那么高大上，但他胸中的泥土没有流失，老根儿依旧深接地气。

从与我合作《黄河岸边的歌王》开始，茂斌兄的创作一发不可收拾，一年多时间就写下近三十万字，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山道弯弯》。从创作上也能看出，他的草根儿本色未丢，为不受案牍之劳影响，每天几乎是闻鸡起舞，在键盘上敲来敲去，一直敲打到八点钟上班。书名叫《山道弯弯》，内容更是“山道弯弯”，从耍尿泥一直蜿蜒至情窦初开，一路上经受的甘苦样样俱全。走过弯弯山道，后来他的脚下，就成柏油马路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背着一捆捆笤帚去上学，用笤帚支付了学费，靠笤帚完成了学业。那吃苦耐劳的笤帚，让他颇有一种坚忍不拔的“山汉气”，眼中看到的总是丰收在望的田野，直到现在还鼓舞着他，一条腿尽管做过手术，走起来仍吭哧吭哧的，却能把弯弯的山道蹬成直线。

从前两年开始吧，他又天天闻鸡起舞，连节假日都搭进去了，写下一系列的作品，总题叫《徐万族人》。从书名到内文底气十足，像一个背负行囊的“驴哥”，行走在晋西北的苍茫之中，

穿越四百年的风风雨雨，看一个村庄的日出日落，看一个家族的生息繁衍。比起《山道弯弯》来，老实说，格局和气象大多了，无疑也深厚多了。仅就岁月而言，前者只是他人生的一个阶段，满打满算也就十几二十年，后者却是漫长的四百年啊，假如时间能堆起来的话，可谓一座山连着一座山。

那个背负行囊，行走在山中的“驴哥”，自然是茂斌兄了。若把话说得轻松一点儿，他是在山中寻找“葡萄”，同时也是在摘“葡萄”吃。这个“葡萄”是由他的家族嫁接的，果汁儿中充满苦涩酸甜。让我不禁想起老钱的一段话，他说这天下只有两种人，譬如一串儿葡萄到手，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在最后。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坏的。不过事实上适得其反，缘故是第二种人有希望，第一种人只有回忆。

茂斌兄无疑是第二种人了，从小因穷困养成的草根儿德行，决定了他把最好的“葡萄”留在最后，到了晚年“老夫聊发少年狂”，才有滋有味儿地去“吃”。就像他小时候吃母亲的荷包蛋面一样，总是先把碗里的面吃光了，才直瞪瞪地盯着那颗荷包蛋，用筷子拨拉来拨拉去，舍不得吃又不能不吃，然后去慢慢品尝。一小口一小口，像吓着了似的。至于他吃“葡萄”的“希望”所在，其实是一个古老话题的山寨版，他的家族从哪里来，他的家族又要到哪里去？寻找家族的来龙去脉，也是在寻找他自己的前世今生，有寻找就有希望，为他，也为他的子孙后代，当然还有其他的族人。像穿越高山峡谷的大河，唯有源头清晰清澈才会不竭，才能滔滔不息。

徐茂斌老兄，我说的对吗？

引 言



2011 年秋天，我从市委宣传部调到了市文化局工作。人们问我有何感想，我曰只有两个字，一是穷，二是忙，加起来谓之穷忙。

在这样一个穷忙的地方任职，自然就没时间写作了，所以过去的这一年半，我连一个文学上的字都没写过。我似乎还心安理得：非不想为，是不能为。

可是，今年过春节的时候，我的思想又被动摇了。

文学界的朋友们一再劝说我，当官有啥意思，出了石岭关，谁还知道你是个谁？

是啊，我一想，就是。不用说出石岭关了，就是在忻州这个地面上，像我这个年龄，过不了几年，终点站就到了。下了车，出了站，进入人海茫茫的另一个世界，提着行李，孤单寂寞，四顾茫然，谁还知道你是个谁？

我更加相信张石山老师对我的鼓励了，文学至少可以让我两世为人！

账，这样一算，就让我有点着急。

我一着急，就开始盘点我在各家杂志社里的“存货”。一盘点，就让我更加着急了——怎么原本厚实的积累，现在已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

作为一名真正的战士，既不能退出战场，更不能没有了子弹。

我下定决心，又一次拿起笔来。

至于时间，节假日、星期天，总还是可以挤出一些来的。

大家知道，我过去的写作大体上是以写“我”为主，接下来，我想用一年多的时间写我们那个“家族”。

我有幸出生在了那样一个非常特别的家族，所以不止有好多东西可以写，而且还可以写得非常有意思。

那个村子并没有什么特殊，和晋西北所有的农村别无二致，甚至条件更艰苦，环境更恶劣，只是那个村子里的人们价值观念有点特别，他们历来重视文化教育，自己再穷的日子都可以忍受，但孩子们无论如何得有个书念。

在贫穷落后的晋西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生态现象。

那座山特殊，那群人特殊。先祖徐万在那里创建了一个村落，然后这个家族就在那里开始繁衍。四百年来的，他们一边繁衍生命，一边繁衍文化，让生命和文化共生共长。一代一代，把这里繁衍成了“秀才村”、繁衍成了“文明村”、繁衍成了“革命村”，最后又繁衍出了个“徐衙门”。

时间流转到 21 世纪，这个村落似乎已经完成了它固有的

使命。四百年一个周期，也就差不多了。

四百年前，徐万在这个山上辟土建村时，就建造了一所私塾。这个村子供人们繁衍生命，这所私塾供人们繁衍文化。而生命和文化一经结合，就会离开大山，就会背弃大山，走向很远很远的地方。

离开这座大山的人们，可以永久地念想着这座大山，可是一经走开，铁绳也拉不回去了，真有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英雄气概！

一代一代，都是这样子往外走，仿佛来了便是为了离开。这座大山俨然成了徐氏族人住店或歇脚的地方。

人们大概很关心他们的去向。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他们历来认为村里低，城里高，所以他们都进城去了……

如今在五寨城里居住的人口比村里多，在忻州城里居住的人口比村里多，在北京城里居住的人口也比村里多……加起来一算，在各个级别城市里住着的人口就有几百口，而村子里只留下了几十口，仅仅是个零头而已。

现在又有了一种趋向，似乎中国住腻了，该拍屁股走人了。于是，他们又踏上了异国他乡的土地，只要住着称心，就把证一道签过去，先住他个三两辈子再说。

有人可能觉得农民进城打工已经成了一种常态，别的地方也都这样。我要告诉读者的是，还真不是这样。徐万族人进了城，不是去当农民工，而是奔着白领去的。

我很羡慕徐氏家族的年轻一代，他们的理想竟是那样的远

大。从文化层面的追求来看，大学本科被他们看成了小儿科，如果只念了个硕士前而没念到博士后，似乎在他们眼里就没有把书念成个致样。出国留洋堪称豪阔，所以现在就有十来户定居到了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等国家。

外头红火了，村里自然就冷清了，这没有办法。

最主要的是，自从徐万在那里立祖，那里就有了私塾，之后四百年都没有拉断，先叫私塾，后叫学堂，再后来改成了学校。

前几年，办得好端端的学校，说撤就让上头给撤了，于是乎，四百年的山村教育戛然而止。

父亲说过，学校就是一个村子的魂灵。有魂灵在，才有气息，才有活力。

现在魂灵已去，生命安可长在？

一个特别重视文化教育的村子，突然没了学校，那真是魂飞魄散了。那就赶快走吧，还等甚哩？于是卷起铺盖，家长带着学生，走了，全走了，风风火火地走了。他们也进城去了，但不是当白领去，而是追魂灵去了。

母亲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我们陪她回村里看看。而每次看了，母亲都会来一段伤感：唉唉，完了，真的完了，那还灰的，村上连个人也没了，那还灰的像个村子？

母亲说的对着哩，村子里没人了，也就的确不像个村子了。这几年，我们村子就是靠那些七老八十拄着拐棍靠着墙的老人们在那里支撑门面。

就像是将要离世的老人，子女们明知不顶事了，总还是要

给打打针输输液尽一番孝心，前些年村子里的人，以前所未有的胸襟，开放引进了一批保德人民，大概有十来户三十多口。村里人把院子免费让给他们住，把耕地免费让给他们种，把满沟的树木免费让给他们砍……一切热情尽在不言中，把他们留住了，这个村子才能像个村子。

又活像自己的儿女都远走高飞指望不上了，不能养老送终了，着着急急从邻居家那里过继了一些儿女，既为了消除寂寞，也为了顶门立户。

当然，保德来的这些人也是愿意顶这个门立这个户的，他们住在这里觉得太舒坦了。这样说吧，他们到了我们村，就像是我们村的人到了北京城，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美好。他们逢人便说，这地方真是好哩，既通电话，又通电视，还通平车哩。你说失笑不？人家这地方的耕地，还是两个牛一起拉哩！

（注：保德县好大一部分山区的农民，因为坡陡路窄，自然条件更加恶劣，所有的生产和生活物资进进出出只能靠人和驴驮。在这里，人和驴既充当了所有的生产工具，也充当了所有的运输工具。有人可能要问，耕地为啥只用一头牛来拉，而不用两头牛共同来拉，两头牛耕地不更有效率吗？是的，他们也清楚这个道理，只是地特别的陡，两个牛并排站着或拉着犁往前走，难免互相挤过来靠过去，这样一挤或一靠，上面的牛就会把下面的牛给挤靠到深沟里。）

但，那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了。无论保德人多么热爱这个村子，也无济于事了。最近听说，整村移民，轮到了我们村

子。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得搬，并且也有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英雄气概！

它，终于寿终正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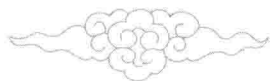
五寨县的村子大小真是不少，但像徐家村这样为全县人耳熟能详的村子绝对是仅此一家。我能写，也因为我自豪。

面对这个即将消逝的村落，我的感情是复杂的。现在我想借助于文字把它的一些故事讲给大家听，也算是一种感情的寄托吧。其实，也不完全是感情，好像更是一种责任，因为我也徐万族人中的一员。

我的这本书的书名暂时就叫《徐万族人》了，像生下孩子以后先随便起个乳名，以后慢慢想好了，再给他来一个官名，何况我这个孩子还在一边怀孕一边生产当中。山西作协的朋友说，就叫《徐万村落四百年》吧，蛮好的。我也觉得蛮好的，但不着急，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细斟慢酌。

我已经做好了计划，从时间顺序上把这四百年有趣的人和事记下来，尤其是那些文化传承上的人和事，一共可写二十来篇，每篇大约是五至七千字，也可能有长一点的。我这里陆陆续续地往出写，《黄河》那边陆陆续续地往出发，以便及时接受广大读者的检验与评判。现蒸热卖一回，或许来得更加真实自然，来得更加原生态。

目 录



序 / 黄风

引言

辟土建村的祖先徐万·····	1
文化延续的自觉·····	7
桂林初望·····	15
天降大任于六先生·····	24
把国立小学办到大山里·····	32
唯精神可以不死·····	39
徐范联手与抗日救国·····	47
捍卫主权的“战斗”·····	57
我当了二年徐衙门·····	66
回首再望徐衙门·····	74
五位高干六个印象·····	88
让能量喷薄而出·····	108

为了新中国 为了蘑菇云·····	134
千里认父·····	166
世德爷爷·····	195
润狗爷爷·····	208
四留存四爹·····	227
清明上坟·····	244
谁说徐家没武人·····	253
山庄被诗歌包围着·····	270
结束语·····	279
附《山道弯弯》评论八篇	
抵达彼岸的弯弯山道·····	283
比生命更永恒·····	289
从生命的记忆残片到永恒的精神还乡·····	298
黑骏马·····	309
散文美的营构·····	315
由稼穡之事寻找草根文脉之永恒价值·····	322
弯弯山道的人生启迪·····	328
一份有价值的史料·····	334

辟土建村的祖先徐万

在这块土地上，完成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融合，应该是明朝末年的事情。每次翻开县志，古老的图景总会呈现出来：上有蓝天白云，下有碧水青波，茂密的森林调节着气候，广阔的草原养育着牛羊，自由自在的牧民们，或骑着骏马奔驰，或围着篝火歌舞，或捧着羊腿豪饮……

这就是五寨，我古老的家乡。

后来有了战争，汉族与游牧民族在这里角逐。战马嘶鸣搅乱了往日的平静，烈焰腾空撕碎了大地的绿装。

等到明朝初年，硝烟散尽，生态环境已经不成样子：森林减少了，河水混浊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没有了，“楼烦骏马甲天下”的美誉则一去不复返了。

当时的五寨，满目荒凉，人口稀少，“数十里内，不见人烟”。

战争使这块土地变得面目全非。

人口，是抵御外敌入侵的最好屏障；移民又是解决人口问题最快捷的方法。统治者们深谙此道。

明朝时，有两大批移民来到五寨。一批是明初，来自晋南，

一批是明末，来自晋中。两次移民都由政府组织，其情形相差无几，只是时间不同，相隔了二百来年。

两批移民，都值得我们去同情。千里迢迢，风尘滚滚，拖儿带女，日夜兼程，仅旅途劳顿就难以承受，何况还有思乡之苦！

让我特别牵肠挂肚的倒是第二批移民，因为那里边有一个重要的成员，和我关系极大。他就是我的祖先徐万。试想，他若有了闪失，血脉从此中断，我等后人岂能来到这个世上？

徐万老家徐沟，也就是现在太原市的清徐。当徐万来到五寨时，这里的八十里平川已被第一批移民抢占得差不多了，土地、道路、吃水各有归属，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到山上去安身立命。

徐万好像有点文化，对阴阳学说有研究。他在三岔歇了歇脚，前后左右看了一眼，背起行囊直奔西山去了。他到了山上，这个山头瞅瞅，那个山头望望，摇摇头走开，总不合意。最后来到一座山上，好像发现了什么，摆开罗盘认真比划，又到了沟底见有两股清冽冽的泉水从石缝中流出，他弯下腰双手掬起来尝了一口，觉得清爽甘甜。他终于停住了脚步，自言自语道：“就这里了！”

他选择了大山，大山也选择了他。

他选择了大山，也就选择了人生的孤寂、凄凉和艰难，而大山选择了他，也就选择了人类的雄心、坚韧和智慧。

他很快发现，这座大山，先前并不曾寂寞。人类生存的足迹几乎布满了整座大山——

孩子们捡到的石器，满坡满梁的陶片，平梁下面那么多古老的坟茔，庙梁上频频闪现的灵火，耕地时牛蹄踏开的古墓，修整土地时挖出来的陶罐，劳动时偶尔拾起的古钱币，一通通让人看